

文学艺术是作家生命感受的总和。作为一位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卓有成就的小说家，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张炜在古典文学赏析方面造诣颇深。他写苏东坡的《斑斓志》，有诸多新鲜独特之处。之后兴犹未尽，又择取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五位唐代重要诗人继续讲。授课稿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唐代五诗人》一书。这是张炜第六部中国古典诗论，其中观点充满独见，具有创造性和洞悉力。他对韩愈敬惜与深爱，对王维和白居易是清澈的辨析与洞察，对晚唐小“李杜”喜赏与推重，对李商隐无题诗则尤其喜爱。

这些唐代诗人在张炜的笔下，生气勃勃地“复活”。

在张炜看来，人性决定诗性。诗人的道德感、价值观、身份和立场，构成了他们的创作基础。诗歌，是古人艺术追求的载体，亦是寻求自洽的一种生活方式，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五位诗人不同的诗歌风格，反映了不同的人生追求与精神品格。诗人所写的诗歌，风格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断说服自己，安顿自身的故事。



张炜 出版方供图

是安居一地还是走南闯北？ 张炜深度解析“唐代五诗人”

除了李白“走南闯北” 多数艺术家喜欢安居之地

这五位诗人，都是名人，被历代名家所解读。如今，要解读出新意、创见，其实很考验解读人的眼界、功底。张炜的分析非常精彩，比如他在分析王维时，特别阐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解：类似于王维的“辋川别业”，全世界许多作家艺术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渴望安居。而且这个梦想实现与否，对于其艺术作品的创作成就，非常重要。

张炜提到，艺术家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渴望好好安顿自己，另一种则走南闯北。王维属于前者。在“辋川别业”这个地方，不仅产生了王维与挚友裴迪唱和的诗集《辋川集》，而且对诗人一生及其诗歌创作都具有重要意义。“辋川”之于王维，首先是作为物质实体存在的，其次是精神与艺术的滋生地和投影地，具有极大象征意义。似乎可以断言，没有“辋川”，王维便会失去良好的物质条件，也没有这段亦官亦隐的生活，也无从形成一个作为客观描述对象的基础，失去孕育诗人独特诗风的某种环境。“好像他的一切经历，都在为走向辋川做准备，而后来的道路也由此出发。他因为辋川而赋诗，缘此所成就的诗章数量居首；辋川也是他居住时间最



《唐代五诗人》

长的地方。也许我们能够断言，没有辋川便没有王维的独特诗风，没有其世界观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张炜说。

张炜分析认为，李白属于后者，他在大地上四处游走，辗转不休，好像一生都没有停下来。杜甫似乎介于二者之间，年轻时“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后来到了成都建草堂，还经营过果园：“杂蕊红相对，他时锦不如。具舟将出峡，巡圃念携锄。”（《将别巫峡赠南卿兄襄西果园四十

亩》）总体看来，大多数艺术家还是喜欢有一个安居之地，经营一片土地和田园，但大多却苦于没有这样的条件。不仅是艺术家，所有人似乎皆是如此：渴望安居。

一个人能够安居 精神才能有发力点

张炜提到的现象不只是中国文人才有，而是世界的现象。比如托尔斯泰的雅斯纳亚大庄园、福克纳的罗望山庄等，类似者很多。

法国革命失败后，雨果流亡国外时还在英属格恩济岛上修建了一座四层的“高城别墅”，并加盖一座瞭望楼作为工作间，成为全岛的制高点，天气晴朗时可以远眺法兰西海岸。瞭望楼内装饰着一幅他亲手描绘的花瓣奇异的图画，穹庐与四壁皆用玻璃制作。雨果在这间阳光灿烂、海天一色的顶楼上写出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文艺批评专著《论莎士比亚》等。

英国的狄更斯被视为一个游走之人，但他也经营了不止一处基地，晚年定居于著名的“盖茨山庄”。美国的马克·吐温周游世界，到处演讲，可仍然经营了舒适的“哈特福德别墅”。就是在这所房子里，他安度日月，留下了数量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当过报童、

码头小工、水手、工人、淘金者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曾耗尽所有积蓄建造豪华别墅“狼窝”，希望能够在此度过后半生，可惜毁于一场大火。

美国作家海明威是个终生不宁的人物，非洲打猎、西班牙斗牛，游走于世界各地，还经历过两次飞机失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冒着枪林弹雨担任红十字会救护车司机，二战期间以战地记者身份深入西班牙内战前线，还访问过中国重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明威不仅将自己的游艇改为巡逻艇，在加勒比海侦察德国潜艇，还参加了盟军解放巴黎的战斗。海明威的一生似乎是一部闯荡游走的传奇，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先后建立了几个创作基地：美国的基韦斯特、古巴的“眺望山庄”。

西方那些油画家们也大多如此，像毕加索晚年在法国南部海边戛纳建有一座巨大堡垒，绰号“牛头怪的巢穴”。在法国塞纳河谷的一个山坡上，有印象派大师莫奈后半生的安居地：巧妙地将附近河水引入，形成池塘，隔为水园和花园两部分。莫奈在此完成了著名的《睡莲》和《日本桥》系列等画作。

为什么会这样？张炜认为，“一个人能够安居，肉体即有立足点，精神也才能有发力点，创造就大可期待。”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知其名，识其形 从物候名花画帖感受春天



《花开未觉岁月深：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花信风》

被大自然拥抱的我们，应尽力知其名，识其形，领悟其堂奥，学习敬畏。

二十四节气对应地球公转轨道上二十四个不同的位置。在一个太阳年中，二十四节气分布在十二个月中，就像十二个竹节，两节间为竹中之“气”，故节气又被细分为节和中气。每月两个节气，每个节气三候，每候五天，一年共七十二候。各个节气交点均精确到秒，节节相扣，无缝对接。

古人通过长期对自然界的观察与观测，洞悉奥秘，总结规律，继而又将规律运用到实践活动中去，以顺天应时，得天之赐。“生因春，长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则天地四塞。阴阳之变，其在人者，亦数之可数”。我国先民不仅将节气作为农事生产的时间指南，据此有序地安排衣食住行，还“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俯仰间，感天应地。以人体十二经脉对应十二辰，运用规律辩证施治；以乐音十二律对应十二月，运用规律以致和谐；“以一



书中手绘山茶。

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

一百余年前，日本画家巨势小石

画下了《七十二候名花画帖》，将七十二候对应的花卉用手绘的形式留存下来。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花开未觉岁月深：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花信风》，不仅重现了百年前巨势小石《七十二候名花画帖》的手绘原稿，还在每候配以两首古典诗词，同时特邀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丁鹏勃及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对二十四节气的由来及民俗文化进行了阐述，又邀请中国农业大学观赏园艺与园林系义鸣放教授对所绘植物的特性及功用进行了考据整理，力求创造出画作与博物学的双重美感。

最特别的是，该书还在每个节气中选出一种花，将其黑白初稿附于文后供涂色，让读者亲自感受到每一朵花从空灵到饱满的过程。书中附二十四张《七十二候名花画帖》可涂色黑白线稿，十五日染一图，染尽而一年花事毕。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